



□ 12
476
18



十三經注疏

毛詩八

仁12
476
18

12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

直遙反下註同燕疏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正

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

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騁俱得

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南有嘉魚然罩罩漢

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南有嘉魚然罩罩漢

之問魚所產也罩罩篔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

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

波
18
18

毛詩

附釋音

者在位之人將久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
至誠也。丞之丞反王衆也。單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
卓反云捕魚器也。籩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君子有酒
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單也。遲直冀反下同。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

教反得賢致酒。疏。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
歡情怡暢故樂。疏。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

者人之所欲已自將單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
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欲置之於朝猶單者之願魚也君

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
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

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
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籩也。正義曰

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
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

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與不云
興也。傳文略三章一章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與

也。釋器云籩謂之單李巡曰籩編細竹以為單捕魚也。孫炎
曰今楚籩也。郭璞曰今魚單然則單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

故謂之楚籩重云單單者非一也。箋丞塵至至誠。正義
曰丞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丞為久故言丞塵也。又
云塵然猶言久。然為如也。不言丞為衆者以此單魚喻求賢
久如欲往單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為思遲
之極。若以為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
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單單衆自明矣。不假復言
衆也。故云八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
並求之。斯即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單
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鳧鷖與此序皆云
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
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
之君子為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
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
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君之辭。故知斥在
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
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為美耳。
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
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
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
升家臣以公所樂之賢。或是一心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

蕭孫毓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汕所諫反。檠也。說文云。汕遊水貌。檠側交反。字或作巢。同。擽力。弔反。又力條反。沈旋

力到。疏。汕以薄魚也。孫炎曰。今之擽。皆以今曉古。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衍樂也。南有樛木甘

瓠纍之。與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

曰賓以。疏。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

我安。疏。木甘瓠之草得而上而纍蔓之。以與在位有下

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在下猶樛木

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

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鄉飲酒曰賓。以

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

司正洗解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

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

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山庚之箋。皆鄉

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

引故略去燕禮焉。今翩翩者。雖烝然來思。箋云。宿之鳥

本猶有言燕禮者。翩翩者。雖烝然來思。箋云。宿之鳥

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君子

將久如而來遲之也。翩翩音篇。雖音佳。本亦作佳。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

疏。翩翩至又思。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宿賢人。此章言

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

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

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

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

思皆為辭。燕又燕。類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云。壹宿至。遲

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一意於其所

宿之木也。夫擇木之鳥。慈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

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為如字又于偽反。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與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

尊顯。萊音。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岳下音洛。疏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

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

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

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

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

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

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

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

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葦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

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辛汗萊又周禮云：萊五

十畝萊為草之揔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機疏云：萊草名

其葉可食今兗州人悉以為茹謂之萊。丞以上下類之皆指

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牽箋

云：析其柞薪為蔽岡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

山形草木便為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

言不一。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

端矣。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教明。南

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南

山有栲北山有杻栲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栲。一名狗骨。南

山有栲北山有杻栲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栲。一名狗骨。南

山有栲北山有杻栲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栲。一名狗骨。南

山有栲北山有杻栲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栲。一名狗骨。南

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遠也遐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有枸北山有桼

桼音庚楸屬也。王賦曰桼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

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桼鼠梓

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桼郭璞曰桼屬也陸機疏曰

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樂

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艾養保安也。耆音苟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

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耆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

辭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

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

序由庚在南山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

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問古蒐反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

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

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

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

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

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

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

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

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

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

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

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
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
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以彼類之當
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
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為作序與經
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
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
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二十餘矣所以錄不得
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樂廢自宋公賦新
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九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蓼音六薄音博諸本
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
稟政教昏昧也疏 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正義曰作蓼
也長張丈反疏 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
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吾
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

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
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摠其目
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
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
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
廣之。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
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闇於禮儀也維師謀我應
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
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
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
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
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
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
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
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
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
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
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
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
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實此當入蠻六戎
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
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
謂之四海之蠻堯典曰流其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
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凡化內非州北裔則四海
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
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蠻雖大曰子雖有北裔也曲禮曰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雖有北裔也曲禮曰
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
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為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
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
州外為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
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
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
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

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
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
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為禹治水輔
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為九州七千四百九十里者
之方四十一州以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分之各得方千
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
之國八百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
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四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
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
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
彼蕭斯零露漙兮 典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然蕭
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
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漙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為
于僞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
反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
我心寫者舒其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箋云天子
情意無留恨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與之燕而
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 **疏** 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
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疏** 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

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滑滑然
盛夸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與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
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
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
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
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分無
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
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
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
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
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灑灑泥泥皆重言故此以為清滑也清
滑露在物之狀故為蕭上露貌。箋蕭香至賤者。正義曰
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蕝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
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彼蕭斯零露灑灑 灑灑露蕃貌。灑如羊。既見君
子為龍為光 龍龍也。箋云為龍為光言天子恩
不爽壽考不忘 爽差也。既見君子至不忘。正義曰言遠
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

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
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零露泥泥 泥泥露濡也。既見君子孔燕喜弟 豈樂弟
云孔甚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
如字本亦作梯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鼓反。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為兄亦宜。疏 既見至壽豈。正
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
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
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

濃濃 濃濃厚貌。濃奴。既見君子倬革忡忡和鸞
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凱樂之福也。蓼彼蕭斯零露

離離萬福攸同 倬轡也。革轡首也。忡忡垂飾貌。在賦曰
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倬

疏 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所乘燕見
徒彫反忡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勅弓反賦音式鑣彼苗反。

詩流十一

八

之車倅皮以為轡首之革垂之冲冲然其在軾之鈴與衡
鑣之入轡其聲雖離然乘是車服屈已之尊降接早賤恩遇
若是以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
降轡也至曰轡。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
也然則馬轡所軻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倅皮為之故云
倅革轡首垂也倅革即言冲冲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亦
鈴也以其與轡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
謂轡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
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轡在衡駟鐵箋云
置轡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知此天子所
乘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此說至然。正義曰既見君子
即言倅革冲冲和轡雖是見君子車飾者以諸侯見之天子
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
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之後則
者以王唯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
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
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後有車迎則四
故燕礼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

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
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
間九十步立當車軻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前侯擯
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軻
又鄭注下曲礼以春夏受贊於朝受享於席以生氣文也秋
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礼不出迎諸侯則冬遇
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八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

疏

直減也 湛露至諸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
反減也 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
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
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身既
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
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
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
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

子思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摠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類。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與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晞音希。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也。醉而不出是溲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厭於鹽反。韓詩作惜。

惜和悅之貌。溲息列反。疏。湛湛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與諸侯受王燕飲而嵬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湛至陽日。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箋露之至而晞。正義曰。露之所晞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摠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夜飲至溲宗。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溲慢宗子也。言此者。

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
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去
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
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
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天子至大燭焉。
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
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
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不出之塗猶
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深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
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
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
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
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
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
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
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
燭摠而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飲桓於
鳩疏湛湛至載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
反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成儀寬縱
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
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夜飲
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
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
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
皆耳故以庶姓摠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止莊二
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
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
酒也故鄭志荅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
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
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彼
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人其
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證也。湛
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云杞也棘
也異類喻庶

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
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
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
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
字亦作祓疏其桐至令儀
音同戒也樹當秋成之時
與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
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君
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
節。正義曰以此變言在
樽不屬賓賓所專者唯薦
於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
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後
出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
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
者言其

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
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

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
飲酒不至於醉
其桐其椅其實
其桐其椅其實

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
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
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
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是也天
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
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

彤矢百旅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徒冬反
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錄火既
反云怒戰也旅音盧黑疏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正
弓也本或作旅字訛義彤弓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
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
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箋諸侯至征伐。正義曰自諸
侯敵王所愾盡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
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
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

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
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
征之諸侯於是王命與師以討王之親受之其設饗禮而伐
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其伐中國雖勝
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
不獻故莊三十一左傳曰凡諸侯有夷之功則獻於王
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
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
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亦賜之弓
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功後說享鄭先言享
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設膳況弓矢之賜賞則加膳加膳
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
弓矢之賜後受獻饗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
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獻功於王王饗禮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
之以弓矢未獻俘已酉設享是饗禮以勞其功也日乃賜
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
饗別也莊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僖二十五

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禮以此知城
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
子云以饗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
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旅弓此
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彤少旅多舉重可以包
輕故直言彤弓也亦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
也傳文直言旅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
本無十旅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摠目下二章分而
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稷
之事致其意而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由悅樂而賜之故
賦之為摠也饗之言是禮之名右之疇之是饗時之事亦饗
為摠也鄭亦首章為摠但載載形弓昭兮受言藏之形
於車也鄭亦首章為摠但載載形弓昭兮受言藏之形
朱弓也必講德習射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
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昭尺昭
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我嘉賓中心賦之賦者欲加恩
林充小反弛式氏反我嘉賓中心賦之賦者欲加恩
惠也王意殷勤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
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

疏

於鳩。疏。形弓至饗之。毛以爲諸侯受天子所賜形赤之
反。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也。於時王既賜
諸侯。以鐘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
以鐘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
言。我形赤。而藏之。乃反。入也。餘同。傳形弓。至言我。正義
曰。形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形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形弓
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
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
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
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
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
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形。弓。及。茲。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
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
強。弱。之。名。此。形。茲。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後
霜。露。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形。既。是。赤。則。知。茲。者。爲。黑。也。色。以
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體。同
異。未。聞。正。以。有。功。者。受。形。弓。形。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
勞。者。此。傳。言。形。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此形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
旅弓與形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旅弓以射甲
革樞質則以旅弓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爲王弧合
不得過之而以形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爲王弧合
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
之矢有枉殺增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
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形矢旅矢當周禮恒矢也詔弛
貌說文云詔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詔弛貌則受弓矢
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
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自出臨時之宜故
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箋言
者至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
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伯。稱。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
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
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
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
知。之。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
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
歌而敘之解此形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

箋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

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享不終日也。彤弓昭兮受言載之。出載之車也。箋云。我有嘉賓中心

喜之。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右毛音

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內反

疏。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

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

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勸亦不得謂酒傳勸報言為享以報

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箋右之至之謂。正義曰

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

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授爵右祭脯醢奠爵於

薦右與取肺坐絕祭齊之與加於俎坐授手執爵遂祭酒於

席末坐啐酒此鄭畧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

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醕

之為醕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彤弓

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彤弓

昭兮受言棄之。棄韜也。囊古刀反韜本。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好說也。好呼。鐘鼓既設一朝醕之。醕報

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

之醕醕猶厚也勸也。醕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疏

箋飲酒至厚勸。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

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

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膝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

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

喜樂之矣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

丁反下五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
同樂音洛下並注同選雪戀反
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為人君能教學而
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賜之
則為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
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
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
樂者謂此人則下人所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序言喜
樂之情而作歌耳如是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
下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與
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
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
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
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
是教而爵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為進士論材任
官而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之也其養成為主但人材有限官
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之也其養成為主但人材有限官
有尊卑其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
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
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為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也興
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也興
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
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
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
見疏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
接養故茂盛以與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
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

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莪。莪蒿也。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如之處。菜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也。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莪蒿是也。箋。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菁菁者莪。在彼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己也。菁菁者莪。在彼中泚。中泚。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喜樂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陵。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疏。箋古者至得意。正義曰。言賜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摠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

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木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汎汎楊舟。載沈載浮。為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既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汎汎方劍。反。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休休然。汎汎至則休。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與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子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一]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之一]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南有嘉魚

大平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平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下正義云鳧鷖與此序皆云大平之君子可證

欲置之於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置作致案所改是也

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為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久下當脫如塵為久凡四字以久字複出而說也

上見求魚之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止案所改是也

彼注云君子謂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斥誤謂是也正義下云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是本引此作斥也

升家臣以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李巡曰汕以薄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魚也作汕魚案爾雅疏引作汕以薄汕魚也此當

汕也並有各脫其一

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此文當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

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猶有言燕禮者此正義據當時或本猶有鄉飲酒燕禮連言者而定其誤如此也今無其本矣

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下五字當衍文是也此寫者涉

上文而誤

有尊壹之意我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我上當有於字

夫擇木之鳥慤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雛夫不之鳥慤謹用四牡傳箋之文也

○南山有臺

保艾爾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依傳艾養保安也似經文當作艾保今考釋文以保艾作音

是釋文本與唐石經以下正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由庚崇丘由儀

各得其宜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宜束

此當作儀非也此序以宜說儀與由庚序以道說庚崇丘序以高說崇以大說丘為例正同束暫改作儀失序意矣不當反據之也凡他書援引之異不可信者視諸此毛不注序無此傳明甚李善取烝民我義圖之傳破而引之耳

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

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各本作處者皆誤段玉裁云正義作

故鄭於譜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譜當作此

○蓼蕭

外薄四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外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正義云檢鄭所注尙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

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常作裳案所改非也周頌譜及臣工二正義引皆作當依說文常是裳之正字

雒師謀我應注閩本明監本毛本雒誤維案文王正義引皆作雒

州有十二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十當作十有正義下云既言州十有二師可證下引注云井鼎云宋板作十有誤舉下行耳

舒其情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舒誤輸

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至四

十行本剝添者一字

我心則舒寫盡兮閩本明監本毛本舒作輸案所改非也此用箋

言爲天子所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子疑下字誤是也

雖香而是物之微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至微十行本剝添者一字

豈樂弟易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樂也作音當是其本較今各本皆每多也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儻革艸艸相臺本同唐石經小字本作冲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冲冲是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仍作冲冲釋文同皆可證

儻轡也革轡首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儻轡首飾也革轡首也此謂革卽勒字古文

也然則鑿以飾轡首傳云垂飾貌正謂鑿也韓奕鞞以爲

靴淺以為飾筮以飾勒金以飾軛四事一例載見云攸革有鶴鷁謂金飾采芑箋云攸革轡首垂也皆可證各本作轡也係淺人刪首飾二字攸作作儻亦淺人為之又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儻皮以為轡標起止云傳儻轡也釋文儻下云轡也五經文字革部云儻轡也見詩是唐時本已與今各本同

立當前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疾誤疾唯此及論語鄉黨疏所引不誤詳見禮說九經古義周禮漢讀考

○湛露

蓼蕭序云天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浦鏗云脫不字是也

其義有似醉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儀案儀字是也正義云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可證

夜飲私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言燕私也引楚茨尚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倒常棣

猶諸侯之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儀當作義即正義所云族人之義也下箋此天子於諸侯之儀亦當作義即正義所謂宗子之義也皆無取於威儀又正義屢云天子於諸侯之義亦可證

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上當有己字常棣正義引有

於是乃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於是止是其本無乃字

以此變言在其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在二字盧文弨云當乙是也

○彤弓

自諸侯敵王所愾

毛本愾誤餼閩本明監本不誤。按餼或餼之誤說文引左傳作餼

後說享

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所改是也下同

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下彤字當作旅

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得當

坐絕祭齊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齊誤齊是也

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右字誤是也

○菁菁者莪

外之司徒曰選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當作士是也物觀補遺云宋板官作

士當是剋也

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也此蘿蒿四字案所改是也此複

衍

菜似邪蒿而細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毛本菜作葉案葉字是也

不成貝寸二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貝下當依漢志補不盈二字

載沈亦沈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沈字當作浮正義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云傳言載

沈亦浮皆可證也考文古本作浮采正義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二

三十四 鹿鳴廢則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鹿鳴廢則

和樂缺矣 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悅反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

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芾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

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蓄勅

六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

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

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直類反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

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

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

國微矣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與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夷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

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

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
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
王旅暉暉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
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
甫若將師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
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
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
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
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
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
以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
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駢駢載是常服
闕貌簡
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
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樓
音西飭音勅依字從力脩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
邊作方以為脩飾之字借作勅音非駢求龜反闕音悅
玃孔熾我是用急
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
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熾尺志反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箋云子曰匡正也王曰今女
出征玃玃以正王國之封畿

疏

六月至王國毛以為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
自征而禦之簡選闕其中車馬士眾棲棲然其所簡練戎
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駢駢然強盛王乃載是
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玃玃也王所以
六月簡闕出兵者由玃玃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
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
命六月北征即闕士眾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
馬皆強壯駢駢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
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
也王曰今女出征玃玃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
○傳棲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為簡闕
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
○義曰以韋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箋六月至服。正
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
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
戎故知戎車革路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
關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廣車橫陣之車關車所用補闕之車
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關車所用補闕之車

詩九十一之三

三

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
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
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
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飾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
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
弁又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韠韋為
皮弁服皆素裳白鳥又雜問志云韠韋之附注是也周禮云韠
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知
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
之歸饗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素裳不韠皮為衣者以卿
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注云兵服
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
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
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
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
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也禮在朝及
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

以時服僕右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箋于曰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
辭故言其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
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
畿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後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
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師行三十
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
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以佐
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以佐
其為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疏**比物至天子○毛以
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疏**為宣王之征所簡車
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
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
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
獵猶成已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
為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
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注云馬
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
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

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駟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駼是中駟驪是驂是也

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傳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

駟 脩長廣大也駟大貌。駟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駟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奏為膚大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公功也 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箋云定安也 疏 四牡至王國。毛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駟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厲眾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

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也鄭雅據吉甫為異

方至于涇陽 焦獲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茹如豫反徐音如獲音護爾雅十數周有焦護鎬胡老反王云京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鳥章錯革鳥帥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旆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旆曰葆左傳云蒨葆是也一曰旆與葆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著知畧反 元戎先良也箋云鉤擊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鉤古侯反 疏 玁狁至啓行。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獲之地又

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石為大甚故以
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
帛為行旆中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
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獵狁之恣而用伐之
鄭唯據吉甫為異。傳焦至獵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
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
猶焦獲所以接于獵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獲繼岐周
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耳。○箋匪
非至大恣。○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耳。○箋匪
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
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獲之東北
若在焦獲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
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歸鎬亦北方地也。王肅曰朔方
近獵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曰朔方
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亦北方地也。王肅曰朔方
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鎬
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
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
亦以箋義為長。○傳鳥章至旄者。○正義曰釋天云錯草鳥
曰旄。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荅張

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
以司常云鳥隼為旃。釋天云繼旄曰旃。故云白旃繼旄者也。
旄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蒞旃旆旌亦旃也。以其
繼旄垂之。因以為狀。故曰胡不旃旆。此旃而言旃者。散則通
名。○箋織徽至著焉。○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為徽號
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
鳥為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
文鳥章。白旃中央也。以絳為繆。畫為鳥隼。又絳為旒。書名於
末。以為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
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
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
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焉。官府
顯別。眾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
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
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
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
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
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
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

喪注云牢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
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
旌卽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
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終
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
亦絳也言白旂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旂亦是絳也言各畫其
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
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是王以
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
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
教菱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
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
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
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
王者象其所建旌旒畫之謂之為事州里各象其號者謂州
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為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
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為號此唯有三案大
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
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
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

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旒為徽織之此帥從
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
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
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
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
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夏后
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
法文也先良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鉤鉤擊至未聞。正
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
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領之鉤樊讀如擊帶之擊謂今馬
大帶是也鉤擊之文定本鉤擊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
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擊者并舉其類以曉
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
也此車備設鉤擊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
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
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為
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戎車既安如輕如
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未制聞戎車既安如輕如
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輕擊佶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
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

後適調也。倍壯健之貌。輕竹二。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反倍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至。言逐出之而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尹吉甫也。有

已。大音泰。疏。戎車至為憲。毛以為王征玁狁既出鎬方

時大將也。疏。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

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

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

吉甫所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

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為

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為元

來吉甫獨行以倍為壯健為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正

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

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

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

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

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祉。福也。箋

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天子以燕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也。箋

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也。箋

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也。箋

飲御諸友無鱉膾鯉

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

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

極勸也。飲於鳩反。注同。鱉。卑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侯誰

在矣。張仲孝友。弟。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

處內箋云張仲吉甫疏。吉甫至孝友。毛以為吉甫逐出玁狁

甫之友其性孝友疏。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

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

鎬其處迺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

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魚鱉膾鯉

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

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

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

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為異。餘同。箋御侍至勸之。正義曰

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

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鱉非常膳

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

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

仲字其人孝
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芑音起徐

疏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正義曰謂

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

言征伐其義一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苗畝**

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與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土軍士也。苗側其

反郭云反草曰苗畝音餘**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眾干杆試用也

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苙本又作涖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扞胡且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

方叔率止乘其四

騏四騏翼翼

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

路車有奭

芾魚服鉤膺鞞

也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芾之言蔽也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芾之言蔽也

弗芾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疏**言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苗畝之中以新田苗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與須人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眾之多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

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

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

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為矢服之器其

馬婁領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鞞皮為轡首之革而垂

之方叔既率士眾乘是車馬往征之。傳采芑至用之。正

義曰陸機疏云采芑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

可生食亦可烝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

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釋地文

詩卷之九

苗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苗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苗，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榮，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苗始一歲，亦言於此苗畝者，苗對未耕亦為新也。且苗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為苗也。鄭謂織苗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苗也。于此苗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宣王至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眾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

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亦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赫韜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斐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鞞，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剝飾之，而九成，是帶鞞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薄言采芑，平彼新田于此中鄉。箋云：中鄉，美地名。方叔，蒞止其車二千旂，旄與與。龜蛇為旄，此言地名。軍眾將帥，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瑒瑒。軹，長轂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瑒瑒。軹，長轂之車，皆備。約之錯，衡文衡也。瑒瑒聲也。軹，祁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反。瑒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羹反。服其

詩疏

十

命服朱芾斯皇有瑒慈珩

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也

三命慈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芾本又作蒹或作絃皆音弗下篇赤芾同創本又作瑒亦作鎗同皆七羊反珩音衡煌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疏方叔至慈珩正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纁行也疏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其轂之軹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入鸞之聲瑒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瑒然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軹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鈎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劣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于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

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朱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黼珩再命赤韍黼珩三命赤韍慈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慈珩則三命以上皆慈珩也故云三命慈珩明至九命皆慈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箋命服至衣裳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朱表之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帶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疏彼飛隼其飛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戾天亦集爰止

戾至也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

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師于之命乃行也。駘雅必反

試

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鉦音征說文云鏡也又云鐻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

疏

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也其彼勇武之眾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眾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則陳闐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眾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眾以作其氣淵淵然為眾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箋準急疾之鳥。正

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鵠之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鷲鳥也陸機疏云隼鵠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土卒勁勇作至勇。傳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錡錡也錡人云以金錡止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錡也錡人云以金錡止鉦大司馬云鳴錡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錡也錡也則錡錡相類俱得似鉦名之故錡人注云錡也錡也形如小鐘是錡亦名錡也錡似小鐘錡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錡但錡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錡以靜之指謂錡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眾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其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

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眾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春蠶爾蠻荆大邦禮一者謂擊鼓動眾坐作進退如一也

為讎 蠶動也蠻荆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蠶尺允反爾雅不遜也

方叔元老 克壯其猶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謀兵謀也

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 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訊音信

戎 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 嘽嘽眾也焯焯盛也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焯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焯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焯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吉甫征伐獫狁

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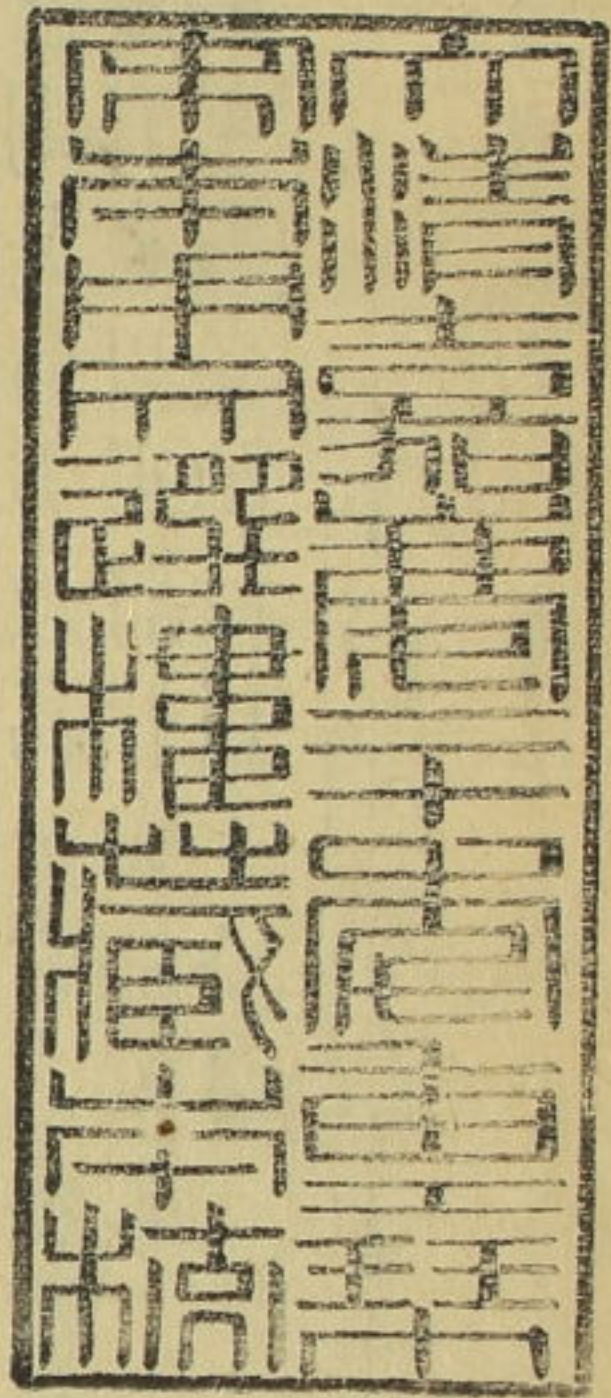
疏 蠶爾至來威。正義曰上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蠶爾不遜之蠻荆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怨列國之大尚到讎怨其傍小國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眾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方叔士眾所乘戎車嘽嘽然眾焯焯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眾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曰共吉甫已征獫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為猶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蠶動為惡不謙遜也。傳五文也釋訓云蠶不遜也郭璞曰蠶動為惡不謙遜也。傳五官至之老。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二





黃中模采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六月

宣王北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入注者是也

則為國之基隊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隊作墜案釋文云隊直類反小字本以下之所出也考文古本作墜偶與唐石經合。按說文有隊無墜墜者隊之俗字也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

正義本無又正義云案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是當以正義本為長各本皆沿定本之誤

盡中國微矣

閩本明監本盡誤至

皆在北伐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在誤是

明與上詩別王

補閩本明監本同案王當作主

此與由夷全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儀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

若將師之從王而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帥誤師是也

我是用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急字於韻不合段玉裁云鹽鐵論引急作戒謝靈運撰

征賦用作棘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詳詩經小學

所設五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設以車僕注考之浦按是也

又以爲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衣下浦鏜云脫裳字非也兵事素裳下文引鄭志可證今

周禮注衍裳字耳采芑正義引亦衍

周禮云韋弁皮弁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志采芑正義引周禮志云韋韋弁素

裳是其證又引見周禮履人疏

注云韋弁韎韐之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韐考聘禮注是也

爲僕右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當作服

于三十里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三十作卅案傳箋正義皆云三十詩經小學云唐石經卅維物終卅里皆

同蓋唐人仍讀爲三十是也凡唐石經章句中廿字卅字皆

同此

織文烏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徽織作音正義標起止云箋織徽下皆同詩經小學云毛無傳

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鄭易爲徽識則當作識文今考此

鄭以織爲識之假借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也故亦

不言讀爲例見前怨耦曰仇下周禮司常疏兩引作識所謂

以破引之也

白旆央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又作本也釋文正義引作白與釋文同也公羊宣十二年疏載孫炎

東門正義引作帛則正義本之所同也詩經小學云作帛爲善

爾雅注引作帛則正義本之所同也詩經小學云作帛爲善

又央央孫炎注及出其東門正義皆引作英英考正義云央

央然鮮明釋文云央央音英當是字作央讀從英也

織徽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徽作微案徽字是也釋文正義皆作徽考左傳揚徽禮

寺庵之二交功已

左

記徽號鄭司常注及此箋皆用徽字者假借也說文作微者正字也明監本毛本所改非是正義中字同
箋云鉤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鉤字考
輦可證釋文本輦作股云音古正義云定本鉤輦作鉤般又云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考箋云行曲直有正也乃取曲鉤直股為義般與股形相近也爾雅釋文載李巡注鉤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孫炎郭璞本作般注云盤桓者誤當以釋文本為長

石為大甚

閩本明監本毛本石作實案所改非也石當作恣

以帛為行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棧正義作旆易而說之也正義下文云古今字也例見前下同

故知嚮日千里之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知嚮日盧文昭云劉向日是也此在漢書陳湯傳

漢有洛陽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漢下當有中字陽字衍是也

牢幅一尺絳幅二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半誤牢終誤絳是也

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絳作降案皆誤也當作繆

帥謂軍將至五長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五當作伍下同

此唯有王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但以卿統名焉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焉當作為形近之譌

箋鉤鉤輦至未聞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鉤字案此誤刪也

鉤讀如婁領之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讀如二字衍是也采芑韓奕正義引無

是也鉤輦之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是鉤輦之文也誤倒

故云同異未制聞

閩本明監本毛本未制作制未案所改是也

所以極勸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勸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采芑

謂已和耕其用

補毛本同閩本明監本用作田案田字是也

箋解菜之新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采誤菜是也

約軹錯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軹作軹案軹字是也釋文五經文字可證餘同此○按軹說文从車氏聲凡氏聲與氏聲古分別最嚴

有瑒葱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有劓本又作瑒亦作鎗同正義本是瑒字考文古本作劓采釋文

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王誤其文案山井鼎云宋板王作彩當是劓也彩字是韓奕正義作采

彼云又累一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云又當作又彼文

又以為衣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裳字衍也六月正義引無閩本監本以誤似

則陳閱軍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而案所改是也

故經改其文而引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當作徑形近之譌

蠡爾蠻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漢書韋賢傳引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倒之也晉語後漢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皆可證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

執將可言問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將作其案將字是也出車箋作其此不必與彼同正義亦作其乃自為文不盡與注相應也

元老皆兼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皆當作者形近之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三

三

卷第十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東都王城也。攘如羊反除也。却也。竟音境。械戶戒反。三

蒼云械揔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

疏

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

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揔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竟土是為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大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

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與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諸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生舉而戰之具三章建旆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摠歎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

即說之令臣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同齊也宗廟齊事自相次也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龐龐然充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宗廟至尚疾也正義曰宗廟齊毫戎

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為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車既好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甫大也田者大芟中裼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緩諸侯發抗小緩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

寺充十之三

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
鄭藪也艾魚廢反褐音曷櫛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闌擊音
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厯反之左者之
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射食弋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
亦作綏而往反下同頃苦類反甫田舊音
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
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
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
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雅以東有甫草為圃田
之草為異耳。傳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為圃
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為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
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
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
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
廣狹無文既為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纒
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
褐也又以裘纒樞質以為門中之闌闌車軌之裏兩邊約車
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
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
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

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一也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
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
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
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
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
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
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眾庶脩戰之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
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
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錐鏡各帥其民而致贊明弊旗
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
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
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為教戰之所傳言田者
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百步為二表又北
百步為三表又北五十步為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
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為左右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
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為左右之門羣吏各帥其
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
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旃也彼言敘和出
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

詩疏卷之三

三

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表又從前第三表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為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殺之時因獻其禽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交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質為禁與此不同鄭志荅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螫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

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芟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芟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箋甫草至甫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為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數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之子于苗選徒嘽嘽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往田焉之子于苗選徒嘽嘽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為有聲也箋云于曰也○嘽建旆設旆搏獸于敖名箋五刃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建旆設旆搏獸于敖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疏宣王欲嚮東都之時陽○搏音博舊音付近附近之近○疏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為謹嘩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旆於車而設旆牛尾於旆之首與旆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斥宣王為異耳○傳之子至有聲○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

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摠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許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嘒嘒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箋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為於往無為曰者箋以為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為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矣。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赤芾金鳥。當為往征矣。赤芾金鳥。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履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見賢過。疏。駕彼至有釋。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反下同。疏。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鳥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諸侯至曰同。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達履者天官履人注云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

會同有釋

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履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見賢過。疏。駕彼至有釋。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反下同。疏。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鳥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諸侯至曰同。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達履者天官履人注云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

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履言是履之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履履通名以鳥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履人兼掌履鳥是履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頌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洩拾既攸弓矢。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既調。洩鉤弦也拾遂也攸利也箋云攸謂手指相攸比也。同古宄反攸音次說文子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利反云便利也毗志反。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孛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疏。洩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

既調

洩鉤弦也拾遂也攸利也箋云攸謂手指相攸比也。同古宄反攸音次說文子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利反云便利也毗志反。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孛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疏。洩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柴積也

疏

洩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

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搃名也箋依謂至相得也正義曰鄭以依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波着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於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依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之使相得也箋既同至積禽也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也言中必助中者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利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

駢不猗

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疏

既駕矣兩駢之馬不相依猗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

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也箋言御者之良也正義曰駟鐵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駢不相猗乃御者使之然故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御良各觀其文而為說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也○謹音歡又**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徒輦也御御馬也音暄譁音花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隅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庖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音愚又五厚反謂作髀射食亦反下射左髀同髀本亦作髀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依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隅中心死疾鮮潔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脾本又作髀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外髀餘繞反又

詩疏

六

胡了反謂水賺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髡音羊紹
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髡踐子淺反
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
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謹譁者徒行
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
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徒輦至力取○正義
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
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
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
一斧一斤一鑿一裡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
殷十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
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
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
申毛者反鄂不譁譁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
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
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
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
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
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級自左髡而射之達過於
右肩髡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緊美故以為乾豆也射

疏 蕭蕭至不

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
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言自左者
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髡而達過於右脅髡為下殺以其中脅
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
之達於右肱言射左髡則上殺達於右髡當自左脅也次殺
右耳本當自左肩髡也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髡可推而
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
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為
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
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
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
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
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
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
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
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
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
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碎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
傳與此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
畧同

詩疏卷之三

七

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
可謂有聞無聲。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
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箋云允信展誠也
疏之子至大成。毛以為是
率其所部無誼諱之聲王能使所從若
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
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
鄭次于桐曰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
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
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焉**疏**吉日四章章六句至其上焉，正義曰作吉

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
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
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摠
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機尚留意

於馬祖之神為之所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
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
美事故時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
吉日維戊既伯既

禱維戊順類乘牲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
也。禱丁老反馬祭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

也。禱文作禱為之于偽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

阜從其羣醜箋云醜眾也田而升大**疏**吉日至羣醜

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
獵當用馬力故為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
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
眾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
維戊至禱獲。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
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
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
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
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

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為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午既差我馬 外事以剛也剛獸之所同鹿鹿慶慶 鹿牝

慶慶眾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鹿牝曰慶慶復慶言多也。鹿音憂慶愚甫反說文作嘆云慶鹿羣口相聚也鹿本又作麋俱倫反復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漆沮之水鹿鹿所生也扶又反

疏 吉日至之所。毛以為王以吉善之日庚午七徐反

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鹿之與鹿慶慶然眾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慶為獸名為異耳。傳外事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

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為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內外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差擇釋詁文。傳鹿牝至眾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牝慶也郭璞引詩曰鹿鹿慶慶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箋鹿牝至言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牝慶慶是慶牝也音義曰鹿或作麋或作麋是為麋牡曰慶也。鹿牝慶下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麋牡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慶牝慶下箋云禘當作慶慶慶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禘孔有傳訓禘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慶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慶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禘當作慶也

瞻彼中原其禘孔有 禘大也箋云禘當作慶慶慶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禘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慶音辰郭音脈何止尸反沈市尸

反麋亡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

悲反 又作爓表嬌反趨也廣雅云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禽

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 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射食亦反 **疏** 瞻彼至天

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儻

儻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

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

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為視彼中原

二曰友。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

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儻儻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為羣故

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

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

三也。傳驅禽至天子。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

中乃虞人驅之故駟虞傳曰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駟鐵

箋云奉是時壯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

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

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

微而制大也箋云豕壯曰犯。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戶

類反犯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兕中張仲反

以

酌而飲羣臣 **疏** 既張至酌醴。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

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犯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

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

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犯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

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犯云發

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着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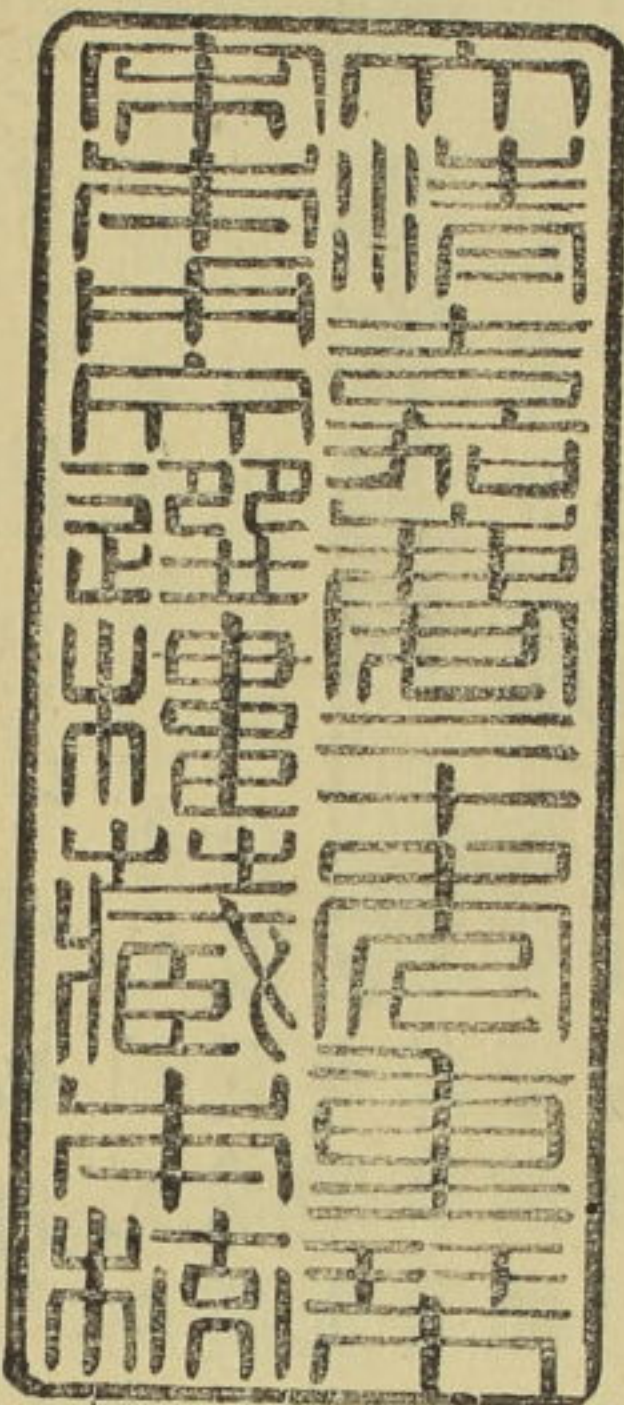
大賓故臣為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組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組實也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邊豆矣不得言組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三

卷第十



黃中栻采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車攻

案王制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云當衍字是也

宗廟齊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毫作豪案釋文云依字作毫也考說文無毫

即豪字之俗耳正義作毫乃易字而說之當以釋文本作豪為長

東有甫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甫字上磨去案唐石經考異云甫先作甫後改是也考釋文正義皆作甫

傳云甫大也此亦字體乖師法之一經義雜記以為原刻作圃改從鄭箋者誤也又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作圃乃韓詩後漢書注文選注皆云韓詩也

大菱草以為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菱作艾案釋文本作艾音魚廢反正義本作菱

考正義引大司馬注菱除穀梁傳菱蘭而說之菱字是也今穀梁亦作艾者誤

擊則不得人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
同或古歷反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當是讀為古歷反也

左者左右者之右小字本相臺本作左者之左閩本明監本
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正義云其屬左者之左
門屬右者之右門與一本同

鄭有甫田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甫作圃
藪也又甫田舊音甫十藪鄭有圃田下同者即此甫
田字正義云為甫田之草乃易字而說之耳不當改箋明
監本毛本誤大徐本說文藪下豫州甫田今誤依小徐改
為圃田

既為防院閩本明監本毛本院作限案所改是也
以為門之兩傍其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門
至門剗添者一字

闕車軌之裏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皆誤也當作
軌謂兩輪間也

又北百步為一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一當作三

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
本第至卻剗添者一字

既陳車驅車卒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驅下
誤衍車字是也

非故火田獵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放形近
之謬

箋甫草至甫田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甫字誤圃案箋作
甫正義作圃者以甫圃為古今字易而

說之也例見前此標起止不當易山并鼎云宋板作甫
因宋板磨滅而足之者誤加艸耳

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
行本豫至日剗添者一字

維數車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
以唯數作音是其本維作唯

搏獸于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水經注
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段玉裁云薄狩後漢書

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
上文言苗毛謂夏獵則不當復舉冬獵之名且上章之行狩

疏謂是獵之摠名則此狩字當為實事以別於上章亦見詩經小學

獸田獵搏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上獸字亦當為狩考文古本作狩因覺其不詞而改之耳

今近榮陽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榮當作熒六經正誤云作熒誤其說非也後人多依之改熒為榮詳見沿革例中

殷見曰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殷頰曰同誤也釋文時見下云賢遍反下同其本與正義本同也

赤鳥為上閩本明監本毛本赤誤金

不相依猗閩本明監本毛本猗誤倚下驂不相猗毛本不誤

蕭蕭馬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以為經本作蕭蕭馬鳴後即於蕭蕭上

改為蕭蕭非也石經並非改刻其所云經本作蕭者全未有據誤之甚者也

徒御不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經文作警傳箋正義皆甚明考文古本作警采正義。按李善文選注引

三日充君之庖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庖下有廚字正義云衍字也是也

自左膘而射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髀又云或又作髀者皆誤

達于右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五經文字作髀是也釋文正義皆作髀乃轉寫之譌釋文云一本作髀髀即是髀字耳又云本或作髀考髀髀二字皆文所不載釋文亦云字書無髀字此傳當以本或作髀者為長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乃用髀字其義本不與此傳同也

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者至不剗添者一字

翦毛不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踐釋文踐子淺反正義作翦踐翦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

前

○吉日

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當特字誤是也。○補案
下故時言之也時亦當作特

麋牝曰麋

小字本相臺本牝作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牝字是也釋文云麋牡下音茂正義云是麋牡

曰麋也又云是為麋牡曰麋也又云本或作麋牝者誤也皆可證經義雜記據玉篇廣韻麋下誤作牝而以為鄭箋所用爾雅與郭不同其說非也又引羣經音辨亦誤字耳考文古本作牡采正義

而致天子之所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致至案作至字是也正義云從彼以致天子之所駒虞正義引亦作至皆可證

麋麋眾多

補毛本麋作麋案傳箋作麋誤也

箋麋牝至言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作牡案牝字是也

麋牡麋牝麋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麋作麋案麋字是也

郭璞引詩曰麋鹿麋麋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麋作麋案皆誤也浦鏜云麋字誤是也

又承鹿牡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牝

且釋獸有麋之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麋誤麋是也

既挾我矢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又後改既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天子飲酒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酒之二字當倒

二百七十二句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其初刻不能知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卅六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宣王承厲王衰亂之

傲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疏**鴻鴈三章章六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賜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閱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止

於矜寡无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
事序摠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
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勢故不同
也。箋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
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與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
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
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
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
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
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得以安集眾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天將
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天將
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天將
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集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
為是務言宣王之將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
武王所為美。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肅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
以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之子于征劬勞于
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
就有道。肅所六反本或作翻同。之子于征劬勞于

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爰及
焉。劬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
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鰥
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正義曰言鴈反
喪息浪反令力呈反。鵠。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鴈反
音周救也。餼許氣反。○疏。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鴈反
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
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
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
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野故萬民而已亦
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鰥寡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
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曰當行焉。傳
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
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
並言之。此以所避與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
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
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

詩流十一之二

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
遠避厲王也○箋侯伯至美焉○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
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
也毛知之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
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
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
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
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備存
三歲備覲五歲備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撫邦國諸侯者歲備存
之後遂間歲備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
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
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者長也諸侯之
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
子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
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
民既離散邦國壞滅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
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
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
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

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
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
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
王朝故以王使之言其實侯伯亦王所遣摠名皆王使但存
省不使侯伯耳○箋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
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調餼之
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以
歛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者以
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則餼之
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
又調餼之但哀其無親眷也○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也箋云鴻
所告故箋別言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飛又集于澤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民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
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窮
則版六尺○垣音袁堵丁古反

詩流十一之二

三

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疏言鴻鴈至安宅。正義曰病勞終有安居。究居又反。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墻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至為堵。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八尺為板。五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尺說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
此未得所安集則嗃嗃然箋云反嗃五刀。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王之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眾為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疏

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而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如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司主事者，告之以時，而問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夜如何，其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

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未央，庭燎之光。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其音基辭也。

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

疏

夜如何其

音且。經本作巨，鏘，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反。又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庭燎之光，言於時，即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見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央，旦也。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且者，且是夜屈之。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且者，且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且者，且是夜屈之。未，且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且，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未至於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

寺流十一之二

五

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
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
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
之大事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
故以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蓋五
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
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
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先雞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晰本又作哲之。疏箋
世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芟所銜反先蘇薦反。疏箋
末至雞鳴時。正義曰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
易之何者以一夜始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
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
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
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
為未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

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
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
半雖鄭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
當然矣
言觀其旂
輝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
許亮反字又作嚮輝音
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洒水規宣王也
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
善反徐**疏**洒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
莫顯反。洒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
周備物有不圓通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
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
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
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諂佞皆規王
使為善也。箋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
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

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彼流水朝宗於海 與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曰宗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

載飛載止 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

隼惟必反反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母 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

乎言皆生於父母也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

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

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

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反

為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

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

不能禁所以為不以事父母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

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

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

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

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傳邦人至父母有

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並貴

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貴

是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為

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為父母臣之道

自恣不朝集注及**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

定本恣下有聽字**沔彼流水其流湯湯**也箋云湯湯波

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駘彼飛集載飛載**

揚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念彼不蹟載起載行**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不蹟不循道也再止也箋云彼彼

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蹟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

井亦反弭忘彌氏反下同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

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

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故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

事侯伯駘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

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

出兵之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

入。王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

臣事也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

侯亦然故箋中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

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

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駘彼飛隼率彼中陵**循也隼

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

莫之懲懲止也箋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我**

友敬矣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言其興**

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疏曰駘然彼自往之飛

與侯伯不當察之。惡鳥路反疏曰駘然彼自往之飛

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

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

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

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疏

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

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與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九臯音羔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

在于渚淵溫則見於清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見賢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何反治直吏反

於彼園之觀乎擇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擇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擇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增擇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遙反

山之石可以為錯

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

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

疏鶴鳴至為錯。毛以為言鶴鳴

林同千故反琢涉角反野鶴處九臯人皆聞之以與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之問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於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與人有能深隱者或

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而隱居逃

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

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為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與異人所親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與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

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為家畿外亦得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箋臯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鐘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

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當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鶴鳴于九臯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時寒則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穀。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檀。擇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為之穀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帛謂之。它山穀皮帛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之石可以攻玉 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父音甫下同

疏 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舉此

法祈父音甫下同。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以刺王也。箋祈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皆之猶人膏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擅之擅讀如墀置之空墀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正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惇人倫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祈父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新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
號之故曰新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掌祿士故司馬
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曷此古疇字。予王之爪牙
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
王開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
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
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為王于偽反下母為父同

祈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
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
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
王。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
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
謂司馬也言十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
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
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
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馬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
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

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
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至制曰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
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入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
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
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
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戈戟也此王之
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傳宣王至為敗。正義曰
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
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末有姜戎為敗也
毛知此當姜戎之憂宣王之敗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
恤有危敗之憂而王之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與故也常
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與故也常
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箋我乃至之
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我乃至之
士。正義曰鳥獸用爪獸用牙以衛身此人自謂王之爪
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開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
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
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開

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開

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
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王
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
宮則為王閑守乃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
然則為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至勇士
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至勇士
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右正朝儀
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
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
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然豈空屬司右無任
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
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
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
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
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
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
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
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

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
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也
胡

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底至也。祈父宜不聰也。
宣誠

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
養也。供九用反養羊亮反。疏。祈父至尸養。云已從軍而母為父
養責之地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
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
以奉父乎。傳熱食曰饗。正義曰對例則飪為熟散則通
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已從至供養。正
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
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
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養
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為論饗饋生死不爭此文故不
駁之其義當如
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駒馬五尺以上曰駒。

皎皎

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宣王之末，不能留賢者。

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皎，古了反。絜，白也。場，直良反。絜，陟立反。徐丁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

逍遙

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息乎思之甚也。焉，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繫，鳥。疏，白駒四章章四句，皎皎至逍遙。正義曰：宣王

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繫之維之。謂絆繫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宣王至繫絆。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

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鞮鞢鞅，杜預云：在後曰鞞，則繫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鞞也。箋：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墀，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皎皎，白駒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皎皎，白駒所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朝夕。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所

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賁，飾也。箋云：願其來

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賁，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為釋。

爾公爾侯，逸

豫無期。

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也。無期，以反也。樂音洛。

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遜，字又作遜，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已待洛反。下音紀。訣，疏，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來，願爾而責之，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

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遊之事勉力行汝
道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道思
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傳賁飾箋易卦至白色。正義曰
賁飾易序卦文山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
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
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
地文在上天地之交交相而成賁賁然也此賁賁必為賢
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
貌賁不宜為人貌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也。空大生芻一
蓋謂其衣服之飾也。東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餽雖
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芻楚俱反。母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母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
以思責之也。母音無本亦作無
母字與父母之字不。疏。皎皎至遐心。正義曰言有乘皎
同宜詳之他皆倣此。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
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餽待汝
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
貪餽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
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

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
不絕。傳空大。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
空大非訓空為大柔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
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
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
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箋母
愛女聲音。正義
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疏。黃鳥三
句。箋刺其至不固。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
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
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
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
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
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
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
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是謂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

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之人不我肯穀

族

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匹相去有疏黃鳥至邦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如音配疏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本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黃鳥

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

云明當為盟盟信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謂宗子也

疏

不可至諸兄。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

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

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

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

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明當為盟盟信。正義

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

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

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

信曰誓泄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

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

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

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

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

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

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黃鳥

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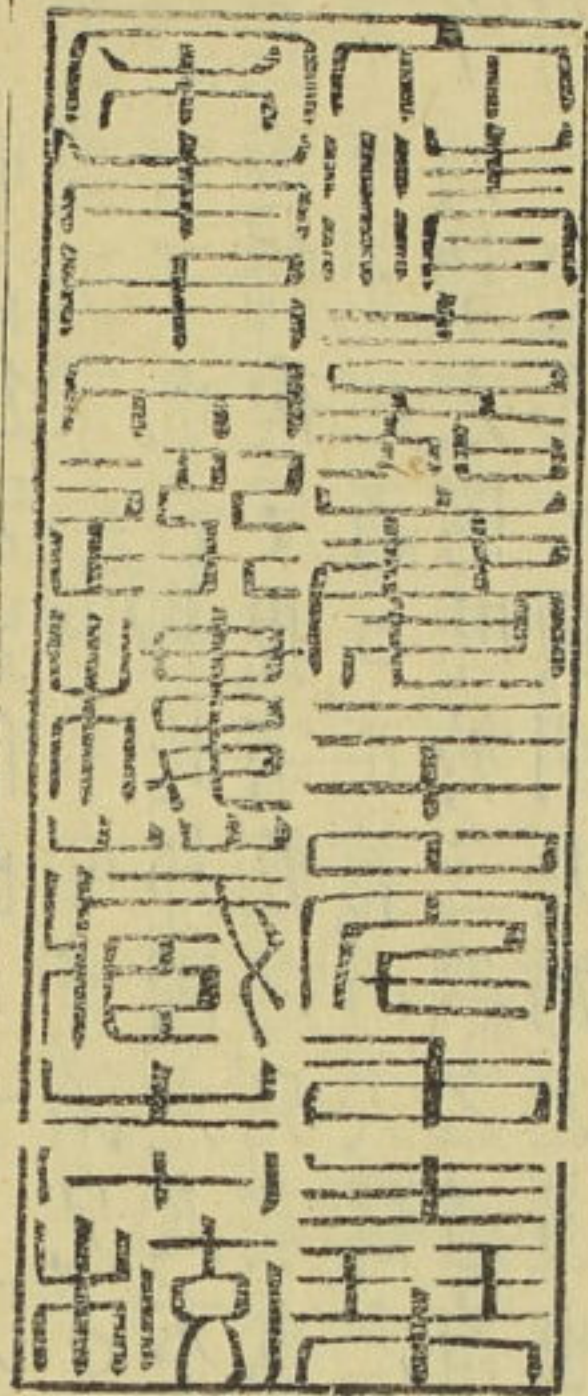
黃鳥無集于楸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黃中栻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一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鴻鴈

鴻鴈美宣王也 毛本鴈誤雁明監本以上不誤餘同此

今還歸本宅安止 明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定

明其王先據散民 明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宜案王當作

箋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

避陰陽寒暑者云云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標起

明君安集之 明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明君安刺

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 明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

本既至為剗添者一字

何休注云公羊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誤衍三字

○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美宣王因以箴也後改同今本案正義標起

央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央且釋文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段玉裁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向晨為次第若作旦字與向晨不別矣釋文旦字或誤且今正詳後考證

供蕢燭庭燎

闕本明監本蕢誤墳毛本不誤

以一夜始譬一世

闕本明監本毛本始誤如

○河水

規主仁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無所在心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在字亦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在作懼案在字是也正義云無所懼也乃正義自為文不當依以改箋

女自恣聽不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此正義本是

也有者衍

言放縱無所入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放縱無所入考文古本縱作恣采正義

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

毛本主誤王闕本明監本不誤

二章章八句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二章字磨改其初刻不可知也

○鶴鳴

尚有樹檀而下其羸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其案有字是也此卽經爰有之有也正義云曰以上有善樹之檀亦其證

它山之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它誤他下章同案釋文云它古他字考此字與鄒柏舟漸漸之石經同餘經或作他用字不盡一之例也正義應易爲他十行本正義中作它乃以經字改之耳

其名聞於朝之間

明監本毛本朝下有廷字閩本剡入案所補是也

以興人有能深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深下衍於字案十行本入至深剡添者一字是深

字亦衍也

非但在朝爲人所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當觀字誤是也

其下維穀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穀作穀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穀誤穀餘同此

幽州人爲之穀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作謂案所改是也

○祈父

正義曰經二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執而治其正殺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下有罪字案所補非也正當作罪

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則杜之杜塞案十行本令至下塞字

剡添者三字當是但有則杜之耳十行本塞杜塞三字衍杜之誤倒閩本以下亦衍杜塞二字

則滅之□□□誅滅去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誤不空案依大司馬注考之空處

當是悖人倫三字也○補今依校補正

書曰若疇圻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又云定

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釋文云若曷此古疇字本又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考此箋是鄭自用其讀而引之正義本爲長

羌戎爲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引周語云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考韋注以爲晉方之種四嶽後是羌字當作姜周本紀文同集解亦引注皆可證

若疇圻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疇當作壽下若疇圻父同

是末有姜戎之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末誤未

然然則爲王閑守

補案然然誤重宜衍一字

靡所底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底作底案釋文底之履反至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幽後改宣案初刻誤也

以永今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永作久考文古本同案久字是也正義云以久今朝者可證

白駒四章章四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六誤四是也

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

人至何剡添者一字

散則繼其本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繼當作繫

良爲石地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重石字

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脫一賁字

母愛女聲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然是當時本或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女下有之字以正義自爲文者添耳

猶未是知其所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是字

○黃鳥

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列下浦鏗云脫女字是也在母儀魯師氏母傳中今本失此篇雞鳴正義亦引此傳是其證

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與者四字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未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螽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三七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疏 行我

其野三章章六句。箋刺其至之俗。正義曰此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妻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我行者揔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

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
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无礼來乎責之
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
反芾方味反樛勑書反
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
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唯得蔽芾然樛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
无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
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
豈无礼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
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餘同○傳樛惡
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樛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
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夫
也○箋樛之至責之○正義曰樛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
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
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婿之父相謂為昏姻釋親文也此
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我行其野言**
姻唯據婿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蓬惡菜也箋云蓬牛蔬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蓬勑六反本又作蓄
讀本又作蘄徒雷反
爾不我畜言歸斯復也
復反
疏

箋遂牛類○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
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類

言不思舊姻求爾新特

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蓄
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

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
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
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祗音支惡烏路反

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
為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

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
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蓄惡

葉新特外昏○正義曰陸機疏云蓄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
蓄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散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

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箋不
以至媵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

禮嫁必無人肯賸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
姪婦為賸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
賸而云無肯賸者釋言云賸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賸
賸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賸僖五年左
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賸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
氏之賸氏之賸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賸也此不以禮嫁其
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賸之
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婦賸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于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俊
既成而覺之歌斯于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
祭祀先祖○佼古卯反覺許斯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
疏斯于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
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于詩
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
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
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
亦脩宗廟室是摠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

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
廟之言孫王並云迹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
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
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
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其奢侈
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
作之三章言考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
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
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
可以兼之也○箋考成至先祖○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
者即秩秩斯于是也國富者幽南山是也人民殷眾而皆
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
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
則神將休焉則而以禮豐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
羣臣歌斯于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
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豐禮
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
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豐血祭也賈
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豐鼓則豐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
曰成廟則豐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

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祀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
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殺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
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
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
云安燕為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
經無釁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廟
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
成則考此序言考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之名取義甚廣
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之名取義甚廣
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
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
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
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
以釁又各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詳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
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也興
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
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
山○秩直乙
反澗音諫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苞本也箋云言時民
殷眾如竹之本生矣

其倭好又如松
柏之暢茂矣
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
病也○好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瘡羊主反詬呼豆反
疏 秩秩至猶矣○毛以為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
猶澗水流也以與施無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
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
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眾
矣其長大又倭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
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
異餘同○傳于澗○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于為澗
正以秩秩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
為澗也漸卦鄭注云于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
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箋國以至深山○正義曰
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
材也○箋言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
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
其實竹葉亦冬青祀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故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猶道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義曰釋詁文。箋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瘡聲相近。似續妣祖。似嗣也。箋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祖先妣也。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嬭本或作原。音同。築室。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似讀如已。午。祖先妣也。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嬭本或作原。音同。築室。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鄉本又作嚮。同許。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亮反。下同。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是處於是笑。於是居於安樂。樂音洛。疏。似續至爰語。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已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

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是室為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箋似讀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已。午之已。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為已。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已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然後營宮室。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闕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妣。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揔之。明先祖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箋此至戶。

正義曰以上為立廟故此為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制也小斂婦人髮於室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制也小斂婦人髮於室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制也

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其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宮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削之舞衣大貝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

詩疏卷之三

六

入太室禩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
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
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
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
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
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
可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作諸侯之制故
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
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
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
制也○箋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
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
一小寢五下及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
安約之閣閣椽之橐橐謂搗土也。閣音各椽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栝縮所六反
樂約之閣閣椽之橐橐搗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勅周反引也從手留聲。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芋大也箋云芋當作無無覆也寢廟

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
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
于反鄭火吳反或作呼殺所界反疏約之至攸芋○毛以
致直置反本亦作綴同稱尺證反疏為王本作羣寢之時
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
既投土於板以椽椽成其牆屋引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
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引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
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天也○鄭以為
揔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箋約謂搗土○正
義曰繇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
今之牆衽也此椽之橐橐猶繇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
力如椽椽之椽正謂以椽築之也言椽謂搗土者取壤土投
之板中搗使平均然後椽之也搗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
手○傳芋大○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
自光大○箋芋當至覆蓋○正義曰芋當作無讀如亂如此
以聲相近故誤耳撫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
攸躋為君子所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故
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
雨文勢同也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栗勇反如矢斯棘如鳥

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
曾喻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
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
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
居之也。焯焯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
所安息也。傳有覺言高大。箋覺直。正義曰。覺之為訓
為大為直故。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
大。箋以柱之為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傳正長冥幼。正
義曰。正長釋。詰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
曾。喻。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
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
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
云。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
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箋。曾
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為。晝。冥。為。夜。快。快。焯。焯。為。室。宮。寬。明
貌。之。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
燕。為。歡。以。落。之。○莞。音。官。徐。又。九。先。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
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又。音。敷。樂。音。洛。本

亦作。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
落。○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
應之。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虺。蛇。之。蟲。此。四
者。夢。之。吉。祥。也。○熊。回。弓。反。羆。疏。下。莞。至。維。蛇。○正。義。曰。
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疏。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
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
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
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
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
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
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以。否。未。可。明。也。○箋。莞。小。蒲。至
落。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
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
苻。離。西。方。亦。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
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
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
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如。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
用。小。蒲。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蒲。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
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蒲。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

詩。每。云。簟。蒲。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
九

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羣
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
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在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
下莞上簟在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
下宜莞簟同。傳言善之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
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
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箋
熊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
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
如能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頭
高脚猛慙多方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羆釋魚云虺虺博三
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虺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虺江淮以北曰
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虺廣三寸頭如拊指有牙最毒
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虺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交
綬文交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
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虺虺非南
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
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

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大音泰後大人同。疏女。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微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宄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乃生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畫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衣於既反注。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嗶音橫。疏王。乃生至君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

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半珪日璋裳下之飾

室家君王

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

為王前夢熊羆果有効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
尊之及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
効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太煌煌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
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
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半
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與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
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
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言文也裳為下
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
者王肅云言无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
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礼者奉璋又械櫜
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男子至有漸。正義曰箋
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床尊
之也以下載衣之務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
一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
以褻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事所有
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
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嗶嗶則此所陳皆在孩幼記
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

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
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其
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箋芾者至黃朱
○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
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
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
子之朝朱芾諸侯則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因卦注云朱深云
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
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
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
得為朱。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褻載弄之
芾也。瓦 褻祿也瓦紡塼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也明當
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存所事也。褻他計反韓詩作
褻音同褻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無父母詔惟 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
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罹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

疏

乃生女至詒懼。毛以為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祿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事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為善。為異餘同。傳祿祿也。瓦紡塼。為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祿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祿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棗棗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儀善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疏

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之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為

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誰謂爾無羊三百

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黃牛黑唇曰特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

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頭言其多矣

足如古也。特本爾羊來思其角濺濺聚其角而息濺濺然箋云

又作特而純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濺本又

作濺亦作戢莊立反畜許又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而動其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呵本

又作鬪亦作齡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

齡為馱音漏洩也。疏傳黃牛黑唇曰特。正義曰釋畜云

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眾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特。箋女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

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特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

羣之有多少也特者九十頭直知特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特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特者九十則羊多牛眾故云足

如古之。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

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訛五戈爾牧來思何蓂何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爾牧來思何蓂何

笠或負其餼何揭也蓂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云言

又音河下及注同蓂素戈反草衣也。三十維物爾牲則

具黑毛色者三十也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索色白反。疏

暑。正義曰蓂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

耕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蓂笠注俱以為禦雨

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蓂笠同豪車所載豪車潦車也為雨而

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

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

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此言牧人有餘

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蒸之爾羊來思矜矜競烝反搏音搏下同亦作捕音步。爾羊來思矜矜競

競不騫不崩

矜矜競競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競其冰反騫起虔反。麾之

以肱畢來既升

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麾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

又常疏

傳騫虧。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

旒維旒矣

箋云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旒與旒音兆。旒音兆。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

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

旒維旒矣室家漆漆

陰陽和

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養羊亮反下同供

反。旒維旒矣室家漆漆

漆漆眾也旒旒所以聚眾也箋云漆漆子孫眾多也

中反。

疏

王與夢夢見眾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旒維旒矣牧人既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

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旒維旒矣者室家漆漆是男女眾

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牧人至國事。正義

夢是年豐歲熟民眾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陰陽至眾夢

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

經言眾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

者眾解人共捕之意。箋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

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

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

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

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

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

丑為蟹蟹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

體兌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侵澤則豚

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

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豕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一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陸德明

黃中模栞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我行其野

以荒政十有二娶萬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聚談娶是也

言采其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蘧本又作蓄正義本是蘧字

遠牛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蘧牛類又云蘧牛類故正義云此釋草無文其實蘧蘧一字耳類蘧

為古今字亦一也鄭所據爾雅當是蘧牛類今爾雅有誤

我采芻之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當誤蓄

成不以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考文古本成作誠案誠字非也乃依論語改之耳

山井鼎云宋板同者誤

亦祇以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祇作祇案六經正誤云作祇誤段玉裁云祇適也凡

詩疏十一之二六八勘記

七

此訓唐人皆從衣从氏作祇見五經文字唐石經廣韻集韻
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氏則尤繆極矣

誠不以是而得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誠當作成事
二字正義即用箋文也

可著熱灰中温敢之補毛本敢作噉案噉字是也

有莘氏之媵氏之媵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下氏之媵
三字案所刪是也

○斯干

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落之如
字始也或作樂非正義云歌斯干之

詩以歡樂之又云本或作落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
落未知孰是下箋為歡以落之釋文云以樂音洛本又作
落正義云定本作落考正義本皆作樂皆釋為歡樂定本
皆作落則皆釋為釁也釋文本上作落下作樂是以此落
為始下樂仍為歡樂也

則又祭祀先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祀
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可證

則而以禮釁塗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所刪是
也

而於經無釁廟之云補案云當作文

本或作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落

似讀如已午之已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讀為已
午之已又云直讀為已是正義本如字
作為

比宗廟路寢是室為南其戶補毛本是作之案上交比
一房之室為西其戶上云
之室則此是字誤也

傳西至鄉戶○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
西至曰剡添者二字當是至及
○也

箋此至戶正義曰閩本同毛本此下有築字戶下有爾
字及○明監本所刻入也

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聘

故言西其戶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當南字誤是也

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有字誤是也

周公制禮土中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禮下剡入建國二字案所補非也

下又后六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云

其堅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致作綴案正義本本綴定本作致見鵠羽又釋文云致本亦作綴同考文古本作綴采正義釋文

所以自光天也

補案天當作大下正義云所以為自光大可證毛本正作大

鄭以為摠宮廟羣寢

毛本脫摠字宮下衍宗字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約謂播土

補毛本謂下有至字案所補是也

故云其堂堂相稱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堂字案下堂字乃室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如鳥夏暑又布革張其翼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布作希案所改非也又布當作希

誤分為二字耳

韓詩作朝

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朝作勒盧本作朝案朝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朝段玉裁云王氏詩考作朝廣雅朝翼也本此

冥幼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正義云冥幼釋言文又云而本或作冥窈

者爾雅亦或作窈又云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義之義不允考上傳云正義云釋詁文釋文云王丁丈反崔直良反是依崔讀即無不允當以或作本為長

處所寬明快快快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一快字案上快字乃矣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而本或作冥幼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幼當窈字誤是也

為室宮寬明之貌

補毛本室宮作宮室案所易是也

與羣臣安燕為歡以落之

案毛本依釋文改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亦同毛本落作樂

徐又九完反

嫌名改是也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完作還案小字本所附亦是完字盧文昭云還似宋人避桓

毛氏為燕以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

箋莞小蒲至落之

經注本所改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落當作樂下文云定本作落可證此合併以後依

如莞席紛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蒲鐘云加誤如是也

色如文綬文文間有毛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文字案綬上文字當作艾爾雅疏即

取此皆不誤

鼻上有斜

補毛本斜作針

明其法天人所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蒲鐘云大誤天是也

正以璋者

補毛本同案正當作玉下正義玉不用珪而以璋可證

時已其泣聲太煌煌然

補毛本太煌煌作大噲噲案所改是也

故困封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困誤內案山井鼎云封恐卦誤是也

朱深云赤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段玉裁云當作于形近之譌王伯厚鄭易考所引不誤

載衣之禡

毛本禡誤禡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瓦紡塶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塶作塶案正義標起止云瓦紡塶釋文云塶本又作塶考說文上部無塶字

當以又作本為長小字本作塶乃形近之譌古專塶雖通用但非此之證

習其一有所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
作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耳段玉裁
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一所有事謂壹於所有事也以
壹訓專此詰訓之法

無父母詒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詒本又作
賜懼本又作離正義標起止云至詒懼考文古
本作貽采釋文離懼古今字也

○無羊

今乃特者九十頭毛本十誤千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明不與深色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深當作身良耜
正義作身是其證

黑毛色者三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黑
作異考文古本案異字是也
索則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
毛本索誤素

搏禽獸以來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搏禽音博
下同亦作捕音步下箋相與捕魚正義

云維相與捕魚矣是正義本此亦當作捕釋文本下箋亦
作搏今各本此依釋文下依正義非是考文古本作捕采
正義及釋文亦作本也

騫虧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亦然集注虧作
騫段玉裁云騫考工記作耀讀爲哨頃小也毛釋
此別於天保言山

牧人所牧旣服閩本明監本毛本服誤暇

王乃令以大夫占夢之法占之補毛本夫作人案人字
是也
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以
字案十行本此以占刻
添者一字是以字衍也

